

全球安全观：形成过程、丰富内涵 与践行价值^{*}

毕海东

内容提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属于全球安全倡议的“六个坚持”之一。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全球安全观是对中国既有的新安全观的继承和发展，其表述更趋精确、架构日益完整、理念逐渐清晰，彰显了全球安全观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内在品质。从其丰富内涵来看，全球安全观可以从安全的主体、安全的领域、实现安全的方式和安全的目标四个维度进行解读，其在观念位阶、内容要义和思维方法三个方面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存在相互关系。从其践行价值来看，全球安全观可以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有力依托、为超越西方传统安全观提供新的选择以及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规范引领。未来，全球安全观仍将随着时代变迁向前发展，内涵意蕴将变得更加丰富，践行价值也将更为宝贵。

关键词：全球安全观 | 新安全观 | 总体国家安全观 | 全球安全倡议

作者简介：毕海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周边安全、全球安全治理研究。

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正式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并具体阐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内容。^①全球安全倡议以“六个坚持”为主要内容，其中的第一个坚持，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对中国全球安全观的最新宣示。本文将对全球安全观的形成过程、丰富内涵与践行价值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期待以此加

*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资助，项目编号2024QJH185。

①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

深各界的理解和认知。

一、全球安全观的形成过程

从时间维度看，全球安全观的形成始于冷战结束。回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了多领域对抗，导致世界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着保卫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挑战，尚不具备形成独具特色安全观的国内外环境。冷战的结束标志着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不复存在，各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安全环境大为改观，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取得了飞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大为增强。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看待和分析全球安全形势的观念，也使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当然，全球安全观初始是通过新安全观的表述对外呈现，随后经历了初步形成和正式提出两个阶段。

（一）新安全观的提出与发展

1996年7月20—23日，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参加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时提出，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应该根据亚太地区形势的特点，培育新型地区安全观，并提议东盟地区论坛适时开始探讨综合安全方面的合作。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际场合正式提出培育新型地区安全观。同时，中国在参加东盟地区论坛框架下建立信任措施活动期间已展现出对安全的理解超越军事层面，开始向综合安全层面过渡。1997年4月23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俄总统叶利钦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俄共同倡导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安全观，希望摒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增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并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调合作,谋求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①这是中国第一次具体阐述新安全观的内涵,明确向外界宣示中国在实现安全方面摒弃和反对的手段以及坚持和主张的方式,从中可以看出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轮廓。

1998年7月27日,时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在第五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的新型安全观,提出东盟地区论坛应该从综合安全的角度,对如何维护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进行深入探讨。^②中国此时提出探讨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正是对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应对的反思,这也意味着中国新安全观中综合安全特色更加鲜明。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演讲,指出要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安全观,其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和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对话和协商,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裁军的目的是加强安全,安全必须是所有国家的普遍安全。^③在这次演讲中,江泽民第一次将新安全观的核心归纳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并进行了阐释,标志着新安全观概念体系逐步得到完善。这次演讲除了继续强调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还点明互利合作和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实质上已体现了可持续安全的主张。至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均已在不同场合、以不同表述向外界推出。

当然,新安全观的“八字核心”在此前的“上海精神”中已有体现。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在上海举行,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上海五国”进程首倡了以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它所培育出来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不仅是“上海五国”处理相互关系的经验总结,而且对推动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199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624页。

③ 江泽民:《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① 如果将“上海精神”划分为两部分，前部分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与新安全观的核心即“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仅有文字表述上的区别而无实质差异。结合二者提出的时间点可以认为，“上海精神”与新安全观的“八字核心”一脉相承，都属于中国新安全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全球安全观的初步形成

2002年7月31日，中国代表团在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时，提交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内容包括引言、背景、政策和实践四个部分，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和政策主张。在引言和背景部分，立场文件指出，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边安全，通过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安全的内涵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性概念，其内容已从政治、军事延伸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诸多领域。寻求安全的方式日益多样化，加强对话合作日益成为寻求安全的重要方式。在政策部分，立场文件再次确认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② 并提出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实现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③ 中国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在这份立场文件中已初步形成，只是尚未完成系统提炼和总结。总的来说，相对于前期中国领导人的公开演讲，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在体例和内容上更为完整，并已初步形成了全球安全观的整体架构。

2007年8月2日，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在参加第十四届东盟地区论坛时指出，新安全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是综合安全观、发展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共同安全观，是建立在亚太地区多样性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

- ① 江泽民：《深化团结协作，共创美好世纪》，《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7—258页。
- ② 立场文件将新安全观核心的最后一个词语表述为“协作”，对照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归纳的新安全观核心和“上海精神”可知，“协作”是对后两者表述中的“合作”和“协商”的统称，这表明中国对新安全观核心的表述更加精确。
-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2003）》，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49—452页。

安全观念和安全模式。^①中国在此时明确提出了综合安全观、发展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和共同安全观，它们与全球安全观的内容是一致的（其中发展安全观是可持续安全观的另一种表述），只是排序有所不同。2013年7月2日，外交部长王毅出席第二十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时表示，20年来，中国作为东盟地区论坛创始成员国，积极参与论坛建设，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努力践行全面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理念。^②其中提到的全面安全实际上是综合安全的另一种表述。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安全观的整体架构已经初步形成，安全理念也逐渐清晰，只是在排序和表述上仍待进一步打磨和统一。

这一时期，除了通过东盟地区论坛阐述安全观，中国还定期发布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宣示安全立场。《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统筹发展与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安全。^③《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坚持实现发展与安全的统一，统筹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进同各国的安全对话与合作。^④《201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坚持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理念，奉行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全面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信息等各领域安全。^⑤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⑥从上述白皮书表述可以看出，中国至此虽然并未明确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概念，但已经向国际社会郑重宣示致力于践行上述安全理念的立场。而后期白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2008）》，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2014）》，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第267—268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06年12月30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8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09年1月21日。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中国的国防》，《人民日报》，2011年4月1日。

⑥ 《中国的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11年9月7日。

皮书已将新安全观与全球安全观的内容并行提出，则为新安全观向全球安全观的发展做好了话语转换铺垫。

（三）全球安全观的正式提出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全球安全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指导和遵循。同年5月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指出，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①在这次峰会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被冠以“亚洲安全观”完整提出，成为亚洲国家开展安全合作时遵循的安全理念。2017年9月26日，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主旨演讲时指出，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树立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以安全促和平、促发展。^②至此，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正式提出。从亚洲安全观到全球安全观的提升表明，中国在逐步淡化安全观的地缘色彩，即“安全观”前不再限定地区。这就为增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适用性，以及将安全观置于更宏观语境奠定了基础。

2020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点要求，其中的第八点要求为——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共

①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354—356页。

② 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

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会议指出,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构建新安全格局。为此,要统筹做好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方向国家安全工作。其中,在对外领域和国际方向,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安全领域合作,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 在这两次会议上,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被确立为对外领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工作要求。

2022年4月15日,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八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出版发行。《纲要》紧扣“总体”这个关键,以“十个坚持”为基础谋篇布局,系统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方法、基本要求,^③ 并且单列专章专目论述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从中可以看出全球安全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正式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并将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作为全球安全倡议的第一个坚持。^④ 全球安全倡议是与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并列的三大全球倡议之一,也是中国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将全球安全观作为全球安全倡议的第一个坚持,进一步提升了全球安全观在中国国家安全和大国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也使全球安全观成为

- ① 习近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大安全格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90—391页。
- ②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总体国家安全观透视:历史长河、全球视野、哲学思维》,时事出版社,2023年,第23—24页。
- ③ 陈文清:《牢固树立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谱写新时代国家安全新篇章》,《求是》,2022年第8期,第36—42页。
- ④ 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六个坚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4月22日。

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指引。

二、全球安全观的丰富内涵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虽然表述简洁，但却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以下将从安全主体、安全领域、实现安全的方式和安全目标四个维度，阐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各自内涵^①及其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相互关系。

（一）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各自内涵

在全球安全观中，共同安全主要关涉安全的主体，是指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联系的依存性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因而，世界各国日益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②在安全领域，各国既面临着相互交织的共同安全利益，也面临着不分国界的共同安全威胁。在此背景下，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各国应当寻求实现安全的最大公约数；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同时，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当然，安全也应该是包容的，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并照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开展安全合作要以不减损其他国家的

①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结合亚洲地区实际，对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内涵进行了论述。参见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354—356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49—51页；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问答》，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73—76页。

安全感为基本前提。

综合安全主要关涉安全的领域是指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战争和冲突为主要表现的传统安全问题大幅减少,而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显著增加,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一些国家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传统安全问题又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渗透,使得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联动性和跨国性更加突出。^①安全问题的多样化和安全局势的复杂化,势必要求国家提升维护安全方式的全面性和维护安全能力的系统性。因此,各国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树立大安全观,通盘考虑各类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着力防范各类安全威胁的累积叠加和蔓延外溢,多管齐下、综合施策,既重视解决当前突出的传统安全问题,又统筹应对各类潜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综合推进全球安全治理。

合作安全主要关涉实现安全的方式,是指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全球安全。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通过武力胁迫、霸凌施压来解决安全问题是根本行不通的;即使能够取胜一时,长远来看则必败无疑,唯有合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冷战结束以后不断涌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尤其使得军事行动和单边行动失去效力,只能通过国家间合作加以应对。因而,合作安全既不认同军事手段是解决安全问题的优先方式,也不认可霸权国垄断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霸道行径,而是欢迎各国在友好式协商和包容性参与的基础上寻求安全收益最大化。为此,各国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唯我独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应该培养对话习惯,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减少相互猜疑,增进战略互信,做到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编:《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35页。

可持续安全既关涉实现安全的方式，也关涉安全的目标，是指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①通过将发展和安全联结起来，可持续安全意在强调经济发展对实现安全的基础支撑作用，因而，可持续安全观也被称为发展安全观。对于全球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由此，在国家层面，各国要聚焦发展主题，重视发展经济，不断夯实国家安全的发展根基；在国际和地区层面，各国要推进共同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深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继而为国际和地区安全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通过在国家与国际和地区层面统筹发展和安全，国际社会可以形成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齐头并进、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推动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最终，在发展基础上实现的安全不是暂时的安全和脆弱的安全，而是持续的安全和持久的安全，而后者正是人类社会不懈奋斗、孜孜以求所要实现的安全目标。

（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内在联系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都有各自内涵，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界限，反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连通的，都立足于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中国的全球安全立场选择以及如何实现全球安全之善治。

共同安全着眼于安全的主体，强调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那么，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原则上意味着国家之间在进行安全互动时，安全合作将取代武力胁迫，对话沟通将取代霸凌施压。也就是说，实现共同安全必然要求实践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自然延伸即为合作安全。综合安全为实现共同安全和实践合作安全提供了依托领域，这些领域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传统安全领域主要涉及国家之间围绕领土和主权等问题展开的较量，而较量的方式昔日通常是战争或冲突，但在 21 世纪的今天，通过战争或冲突解决领土和主权等问题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即便如时至今日仍在交火中的乌克兰

^①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201 页。

危机和巴以冲突，最终还是要通过对话和谈判等合作安全方式获得妥善解决。非传统安全领域主要涉及诸多跨国性的安全威胁，这些安全威胁已经远远超出单个国家的应对范围和应对能力，需要国际社会甚至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安全合作来应对。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陷入僵局乃至相关国家间存在摩擦或冲突的情况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就成为维系国家间安全合作的重要纽带，这在后冷战时期的东亚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合作安全着眼于实现安全的方式，强调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全球安全。其前提必然是实现共同安全，也就是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只有安全主体普遍具有安全感，合作安全才具有前进的动力。并且，合作安全植根于体现综合安全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对话合作，才具有坚实的依托基础。可持续安全是指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意在强调经济发展对实现安全的基础支撑作用。可持续安全强调经济发展自然会导向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又属于综合安全之非传统安全的范畴。因此，践行可持续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落实综合安全。同时，可持续安全以实现持续安全和持久安全为目标，这又为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提供了目标导向。

进一步来说，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分别关涉安全的主体、安全的领域、实现安全的方式和安全的目标，这四个维度事实上都属于全球安全架构的关键支撑要素。从安全主体到安全领域，再到实现安全的方式和安全目标，这种叙述逻辑层次分明、前后连贯、逐渐递进，较为符合人们认识和思考安全问题的方式。而将上述安全要素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同时包含安全的主体和客体、行动和愿景的统一整体，也可以形成一个分析和理解安全问题的完整框架。换言之，各类安全问题均可纳入安全主体、安全领域（或客体）、实现安全方式（或行动）、安全目标（或愿景）的框架中进行分析。而国家在四个维度上的立场选择就可以作为观察其安全观的重要依据；反之，国家的安全观也可以体现为其在这四个维度上的立场选择。据此可以认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从整体上体现了中国对于全球安全架构关键支撑要素的立场选择，也从规范上展现了中国对于如何在四个维度上实现全球

安全之善治的思索回应。

（三）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相互关系

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相互关系可以从观念位阶、内容要义和思维方法三个方面来分析。在观念位阶上，虽然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都属于中国的安全观，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观念位阶要高于全球安全观。这主要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①相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来说，全球安全观尚没有达到思想的高度，而仅仅是对外领域和国际层面的安全观。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处于抓总管总的地位，可以对全球安全观进行指导，也可以对全球安全观提出工作要求。^②全球安全观则需要遵循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工作要求，在对外领域和国际层面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理念。

在内容要义上，全球安全观是内外兼修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组成部分，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素”，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③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同时还提出贯彻

① 陈文清：《牢固树立和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谱写新时代国家安全新篇章》，《求是》，2022年第8期，第36页；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编：《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第1页。

② 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央政治局2020年12月11日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将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作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十个要求之一；2021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将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作为统筹做好重点领域、重点地区、重点方向的九方面国家安全工作之一。参见习近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大安全格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390—391页；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总体国家安全观透视：历史长河、全球视野、哲学思维》，第23—24页。

③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没有提出以科技安全为保障，直到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的“完善国家安全体系”部分才提出以科技安全为保障。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统筹的“五对关系”，也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①从“五大要素”之“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以及“五对关系”之“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可以看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注重内外兼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力求实现对内安全与对外安全的相辅相成、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相得益彰。

进而，总体国家安全观“五对关系”中后三对关系在内容要义上可以与全球安全观的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共同安全相对应，即它们的核心内容要义是一致的。此外，总体国家安全观“五对关系”的第一对关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习近平总书记解读为“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可见重视外部安全的解读与全球安全观之合作安全的内涵是一致的。因此，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都可以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对关系”中找到内容要义相一致的论述和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对关系”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2021年11月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被发展为“五个统筹”，即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②“五个统筹”的前四个统筹仍然可以与全球安全观的可持续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进行对应，两者在内容要义上同样是一致的。

2020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

①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00—201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习时，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点要求，也就是“十个坚持”。^①其中的“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同样可以与全球安全观的可持续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进行对应，两者在内容要义上也是一致的。因此，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均可以从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对关系”“五个统筹”“十个坚持”中找到内容要义相一致的论述和解读，主要区别在于全球安全观是从国家安全的对外和国际层面来叙述的，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从国家安全总体和全局高度来论述的。所以，全球安全观构成了内外兼修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对外部分和国际呈现，并在宏观上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球视野。^②

在思维方法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关键是“总体”，首先强调大安全理念，涵盖诸多安全领域，而且这些安全领域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③对此，全球安全观的综合安全同样强调大安全理念，同样涵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诸多领域，这些领域也会随着全球政治的不断发展而动态调整。此外，如前所述，全球安全观本身是一个包含安全主体、安全领域、实现安全方式和安全目标的统一整体，这个统一整体同样体现大安全理念，同样涵盖安全的主体、领域、实现方式和目标等不同的领域，它们也会随着中国对全球安全架构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逐渐增补。其次，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思维和科学统筹。其中，系统思维主要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素”和“十个坚持”的相关论述中，科学统筹主要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对关系”和“五个统筹”的具体表述中。当然，系统思维和科学统筹及其主要体现也并非泾渭分明，二者之间也互有交叉。对此，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① “十个坚持”即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持加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习近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大安全格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390—391页。

② 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对外呈现和“世界篇”或全球呈现。参见陈向阳：《讲好以全球安全观推进国际共同安全的新时代中国故事》，《对外传播》，2022年第5期，第13页；董春岭：《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看“全球安全倡议”》，《世界知识》，2023年第4期，第20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编：《总体国家安全观学习纲要》，第8页。

的全球安全观及其各自关涉的安全主体、领域、实现方式和目标，本身就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全球安全观念系统和架构系统。因此，全球安全观也体现出系统思维。同时，按照本文对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各自内涵的阐释，共同安全涉及统筹不同的安全主体，综合安全涉及统筹不同的安全领域，合作安全涉及统筹实现安全的不同方式，可持续安全涉及统筹发展与安全。因此，全球安全观也体现科学统筹方法。所以，全球安全观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前提下，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思维方法是相互贯通的，都强调“总体”和大安全理念，也都体现了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思维和科学统筹。

三、全球安全观的践行价值

全球安全观源自实践，还需要回到实践才能彰显践行价值：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有力依托，为超越西方传统安全观提供新的选择，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规范引领。当然，全球安全观的践行价值并不只局限于此，其漫长的形成过程和丰富的内涵意蕴都决定了必然远超这三个方面。

（一）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有力依托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大要素”，其中第五大要素——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①虽仅位列“五大要素”之末，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视。从深层次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体现了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考量。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曾经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社会的互联互通已变得空前紧密，这体现在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

^① 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00—201页。

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①在此背景下，做好外事工作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两个大局的发展规律和相互联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推动两个大局相互促进、良性互动。^②

对于做好国家安全工作来说，同样也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大国，国内面临着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国际上面临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严峻考验。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③从这次讲话可以看出，中国国家安全与国际秩序大变局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中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和战略机遇很有可能会在国际秩序大变局中产生。因此，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的同时，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实现各领域安全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过程中的协同增效。

正如前述分析，全球安全观在内容要义上构成了内外兼修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对外部分和国际呈现，从规范上展现了中国对于如何实现全球安全之善治的思索回应，因而，践行全球安全观本身就承载着促进国际安全的使命和任务，可以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有力依托。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观念位阶高于全球安全观，这种差异延伸到执行层面就体现为：全球安全观需要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加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则需要以践行全球安全观为依托从而得到更好的贯彻。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

① 习近平：《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42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第202页。

③ 习近平：《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82页。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因此，中国可以在国际安全舞台上将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结合起来加以倡导，在国际安全实践中将全球安全观与总体国家安全观联结起来加以落实，推动国际社会加深对全球安全观的认同和支持，同时增进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同和理解，从而通过践行全球安全观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有力依托。

（二）为超越西方传统安全观提供新的选择

当前，世界政治主导范式正在朝大国战略竞争的方向演化，而大国战略竞争又涉及世界政治的方方面面，其中观念特别是安全观的竞争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方面。全球安全观是中国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并正式提出的新型安全观，但与此同时，世界政治中还存在着西方世界主导的传统安全观，二者的哲学基底和价值取向差异显著，因而，全球安全观的形成和提出势必会对西方传统安全观构成强有力的竞争。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在比较中西方关于国际社会的研究视角时认为，西方辩证法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一种冲突型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中，正题与反题是一对元关系，二者之间是矛盾的、对立的和冲突的。只有当一个主体占据主导地位，消灭或是消解另一个主体时，这种内在的非调和性矛盾才能得到解决，之后才能形成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合题。冲突型辩证法的关键在于其对立性、斗争性和排他性，冲突因此具有了本体意义，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甚至被内化为一种所谓的客观存在。^①这种冲突型辩证法在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也深刻塑造了西方世界的传统安全观。

就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而言，从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到进攻性现实主义，从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到文明冲突论，无不强调“自我”和“他者”的对立，也无不强调以冲突性的方式维护自己的主导地位。西方传统安全观受冲突型辩证法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冲突性价值取向。具体来说，在安全

^①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88页。

的主体上，西方传统安全观不认可安全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而是过度追求自身的单边安全；在安全的领域上，西方传统安全观主张谋求权力的最大化，以此维护传统领域的安全；在实现安全的方式上，西方传统安全观强调通过扩充军备、结盟制衡等武力手段实现安全；在安全的目标上，西方传统安全观追求安全优势，以实现绝对安全为目标。总之，相对于全球安全观所呈现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来说，西方传统安全观主要体现为零和、片面、对抗、短视的陈旧安全观。^①受西方传统安全观的影响，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与冲突的历史。当今，西方传统安全观在世界政治中依然发挥作用，冷战思维、集团对抗，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零和博弈、你输我赢，“小院高墙”“长臂管辖”，“脱钩”“断链”“去风险”等等，都是其在世界政治中的最新表现。

不同于西方的冲突型辩证法，中国辩证法深受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影响，虽然也承认世界上存在正题与反题这样一对元关系，但认为二者之间不是冲突的而是和谐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辩证法中，正题与反题相互依赖、互为补充、共为生命，二者之间通过互相包容和彼此合作形成新的合题。^②正因如此，中国辩证法也可以被称为合作型辩证法。合作型辩证法的关键在于其包容性、和谐性和平等性，合作因此具有了本体意义，“自我”与“他者”也就此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和相互建构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安全观深受中国的合作型辩证法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合作性价值取向，因而比西方传统安全观及其冲突性价值取向更加符合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实现长治久安的内在要求，也比后者在百年变局的世界政治中更具有竞争优势。从更高层次来看，全球安全观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共生思维，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外交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包容气度。因此，全球安全观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观念类安全公共产品，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安全

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24年全球战略与安全风险》（年度报告），<http://www.cicir.ac.cn/UpFiles/file/20240109/6384042948730876441603280.pdf>。

②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第94—97页。

话语权的主动争取，^①也将为国际社会超越西方传统安全观提供新的选择。

（三）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规范引领

目前，全球安全治理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首先表现为大国战略竞争。大国是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主体，也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力量。冷战结束后，随着以中俄两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这种权力转移开始产生焦虑和不安，并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明显的权力护持和权力争夺倾向。美国将同时遏制和打压中俄两国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在欧亚两端强化前沿军事部署和编织军事同盟网络，并极力推高大国战略竞争，继而千方百计掣肘大国互动，这不但不能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促进因素，而且无法成为全球战略稳定的牢固基础。大国战略竞争也促使世界经济发展的安全化趋势越来越突出——美西方强化“经济安全”战略，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导致政治、安全逻辑超越经济、市场逻辑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逻辑，经济要素的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现象愈演愈烈。^②此外，全球安全治理还面临着地缘政治冲突的强势回归。特别是在2023年，既有的乌克兰危机尚未结束，新一轮巴以冲突骤然而起，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不时交火，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围绕纳卡归属多次激战，朝鲜半岛局势多次紧张，平静的南海也暗流涌动。

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地缘政治冲突的消极影响将不限于正面战场，而是会外溢到其他领域。例如，随着乌克兰、俄罗斯冲突局势陷入僵持，冲突各方的武器使用和军事行动也不断升级。冲突中使用的贫铀弹、集束炸弹和白磷弹等国际普遍反对使用的违禁武器严重危害民众身体健康和当地的生态环境。战局僵持还使军事袭击的目标不断扩大，大桥、大坝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医院、学校、难民营、联合国设施等公共机构都成为军事袭击的目标。此外，

① 陈向阳：《“统筹发展和安全”指引中国对外工作新征程》，《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第141页。

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23/2024》，时事出版社，2023年，第20页。

两场冲突热战还对国际经贸和能源市场产生消极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一些国家内部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裂痕，推升了不同地缘政治冲突扩大化和联动化的风险。^①基于这些安全现状，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大军费开支，强化战争准备，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大国战略互疑和地缘政治紧张，使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当然，传统安全问题凸显并不意味着非传统安全问题有所缓解，恰恰相反，应对恐怖主义、金融风险、气候变化等问题同样刻不容缓。

上述安全问题和安全挑战对全球安全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得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成为应对这些安全问题和安全挑战的必由之路，而践行全球安全观正好可以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规范引领。具体而言，全球安全观从安全主体、领域、实现方式和目标四个维度提出了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主张，为在具象层面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指明了路径，也为应对上文提到的大国战略竞争、地缘政治冲突和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思路。中国成功斡旋沙特和伊朗复交、努力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积极协调巴以冲突停火降温等行动，正是中国践行全球安全观来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生动体现。同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全球安全观立足于人类社会正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现实，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规划了通向全球安全善治的目标愿景。因此，全球安全观更在抽象层面确立起全球安全治理的善治标准，让国际社会明确什么是“好”的全球安全治理，以及如何开展“好”的全球安全治理，从而重构国际社会的全球安全治理共识，重塑国际社会的全球安全治理行动，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提供规范引领。

随着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和传播，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当前，世界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另一方面，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不断加重，何去何从将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24年全球战略与安全风险》（年度报告），<http://www.cicir.ac.cn/UpFiles/file/20240109/6384042948730876441603280.pdf>。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倡议是实践的指南。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提出了以全球安全观为核心理念指引的全球安全倡议，从而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未来，全球安全观仍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向前发展，在此过程中，全球安全观的内涵意蕴将更加丰富，践行价值也将更为宝贵。而唯一不变的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全球安全观将继续为全球安全治理注入正能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增添稳定性。

（责任编辑：黄丽梅）

Global Security Vision: Formation Process, Rich Connotations, and Practical Value

Bi Haidong

Abstract: Staying committed to the vision of commo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global security is among the “six commitments” made in China’s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formation process, this vision for global security builds on and further enriches China’s existing new security vision but becomes more precise in its language, more complete in its structure, and clearer in its philosophy. This fully demonstrates the inherent quality of China’s global security vision, which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breaks new ground while staying true to shared ide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rich connotations, this vision for global security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i.e., actors of security, fields of security, ways to ensure security, and objectives of security, and correlation can be found between it and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in terms of conceptual hierarchy, core contents, and thinking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practical value, the global security vision China advocates provides a strong basis for implementing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a new choice for transcending traditional Western concepts about security, and normative guidance for improving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Looking ahead, this vision for global security will continue to evolve with changing times. Expectedly, its connotations and implications will grow richer, increasingly proving its value in practice.

Keywords: global security vision, new security vision,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Turkish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e

Li Yanan

Abstract: Over the past century

since the Republic of Türkiye was founded, its national security mechanisms have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military-dominated to civilian government-dominated, and its guiding ideology concerning national security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Kemalism to Erdoğanism. At the present stage, Türkiy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is prominently featured by the dual character of its geography and culture, an expansion tendency rooted in history and in religion, and its enterprising policy in response to the geopolitical reality. Such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ill comprehensively shape Türkiye’s practice of preserv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set the course for its security policy, prompting the country to seek a balance between differentiated perceptions of identity and shared national interests.

Keywords: Türkiy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ultiple identiti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European Union’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Dong Yifan

Abstract: Amidst the accelerating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intensifying major-country competition, the European Union (EU) has significantly modified its economic security concepts, as illustrated by the release of its first-ever strategy on economic security in 2023, which will continue to be advanced in 2024.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ossible pathways for the EU to implement its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de-risking” by taking stock of the evolution of EU economic security concepts and its relevant policy documents and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recent years. Finally,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some of the negative fallouts from the latest EU policy o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rade, as well as on European economic prospects.

Keywords: European Union, economic security,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de-risking